

文化周刊

责任编辑:赵亮
新闻热线:(010)84151608
E-mail:grbwhzk@sina.com

《军师联盟》与史实不符剧情引争议



(《军师联盟》剧照)

据人民网 近日,《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以下简称《军师联盟》)收官,该剧从曹魏的全新视角切入,抒写了魏国大军师司马懿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该剧自开播以来便圈粉无数,豆瓣评分达8.3分。

相比之下,虽然耗时多年潜心创作的《军师联盟》被网友赞誉是“良心”之作,但不少细心的观众对剧中与史实不符的剧情和人物设定提出了诸多质疑。

面对质疑声,该剧编剧常江坦言,自己看待这段历史的视角与罗贯中不同,甚至有些截然相反。我觉得挑战一下传统印象没有关系,只要我给出这个人的一生是完整且符合逻辑的。我不想刻意洗白,也不想刻意诋毁。而一些业内专家则认为,此剧在处理三国题材上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是艺术创作当中创新当中首要的一点,不要把历史剧当作历史学术视频集锦来看。

陕西或发现迄今最早唐代山水画



(东壁乐舞图)

据中新网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7月11日透露,考古人员对唐高祖曾孙李道坚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墓葬壁画线条流畅、准确、细腻,是同时代唐墓壁画中的精品,其中的山水屏风画或为迄今发现最早的唐代山水画。

据介绍,该墓位于陕西富平县新庄村,墓志记载墓主人叫李道坚,系唐高祖曾孙。墓葬东壁绘制一幅乐舞场景,乐伎共7人,前后参差盘坐于长方形毡毯上。北壁东侧绘有仙鹤图,画中两只仙鹤相向而立,一个闲庭信步,一个轻拍双翅。其中,墓室内多屏风画是该墓的重要特点,一幅六扇折屏和三幅立屏,山水屏风画以形制各异的独峰、云气构图,不同笔法的墨线描轮廓,敷淡彩淡墨于晕染中,屏风轮廓又以界尺画线,这些对中国早期山水画工艺研究意义重大。据了解,韩休墓出土的独幅山水屏风画,引起中国早期山水画研讨热潮。李道坚死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稍早于韩休,因此该墓屏风画或为迄今发现最早的唐代山水画。

(赵亮整理)

回眸

圆明园迎来历史规模最大考古发掘
如园发现嘉庆御笔题刻



7月14日,记者在圆明园处了解到,目前圆明园正在进行史上最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此次发掘自2013年开始至2020年结束。近日,考古人员在如园两段巨大石条上,发现了嘉庆皇帝的御笔题刻。据史料记载,嘉庆皇帝经常坐船从水路而来,直接从延清堂北侧码头上岸,进入如园。图为嘉庆皇帝的御笔题刻。

(肖婕妤)

江西借汤显祖融入“一带一路”

本报讯 7月14日,江西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联合在北京宣布,将在9月24日至10月底江西省抚州市举办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活动。

汤显祖是江西抚州临川人。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5周年。据悉,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活动将邀请英国TNT剧团、俄罗斯彼尔姆边疆区芭蕾舞剧团等1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演出团体、院校携剧目来抚州演出。(红娟)

寻找工业遗存⑤

在南化公司位于南京的生产区,80多年前从德国进口的循环压缩机依然保存完好,见证了中国化学工业起步的艰难——

一台进口压缩机 百年工业抗争史

本报记者 孙喜保

在中国的化学工业历史上,有一台“退役”进口机器有着特殊的意义。这台黑色的机器今天依然矗立在当年企业位于南京的厂区门口,在太阳底下熠熠发光。作为曾是产出中国第一袋肥田粉(化肥)的关键设备,如今已经成为这家公司近百年发展历程的见证,同时它还见证了中国化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抗争史。

这是一台进口循环压缩机,1936年购买自德国ABORSIG公司,安全运行了半个多世纪后,早已光荣“退役”。但由于保存完好,它如今已经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件保存较完整的产品,即便是原厂家也再没有这样一台机器。

一台已经被淘汰的机器设备为何受到如此重视?其背后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艰难建厂

这还要从永利铦厂的筹建说起。

上世纪30年代,还是传统农业国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尤其在化学工业领域。

“这两个领域被认为是当时化学工业的两条腿。尤其是硝酸、硫酸在当时又非常重要,是主要的武器原材料,也是肥田粉(化肥)的原材料。一方面关系到国防安全,一方面又关系到农业安全。”中国化工博物馆研究员叶建明告诉《工人日报》记者。

为了解决国防和农业困境,当时的国民政府意识到必须发展自己的化学工业,且非自行创设硫酸铦(“铦”即为“镁”之旧称)厂不可。考虑到此项工业技术要求高、资金筹措难,引进外资合作建设成为当时政府的首要选择。遗憾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拟合作者的英国、德国等公司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条件,不仅要求政府对进口原料减税,还必须将硫酸铦厂产品交与外方在华代售,而且外方公司所索要的工厂设计费用亦十分昂贵。

无奈之下,当时的中国政府将国营硫酸铦厂事业交给永利碱业公司承办——特许永利制碱公司经理范旭东承办,并限于动工后两年半建成。在盐碱业摸爬滚打了20年的范旭东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个国家任务,并任命中国近代史上另外一名著名爱国实业家侯德榜为总经理,全面负责工厂的筹建和管理工作。

“在当时的中国,这个工厂的创建并非易事。化学工业涉及高温高压、易燃易爆、腐蚀性强、催化裂化等西方化学工艺,在当时世界上都是最新的技术,中国根本没有这一学科的基础。”叶建华说。

陈列馆所陈列史料记载,侯德榜当时非常担心:“万一功亏一篑,使国人从此不敢再谈化学工业,则吾等成为中国之罪人矣!”



范旭东的团队 资料图片



刚刷了漆的循环压缩机



索回后的硝酸设备重新安装并投入生产

优质的日本货也不应该要,决不能贪小利而失大义。”

1937年,在日本人向永利铦厂狂轰滥炸的危急之时,范旭东指示侯德榜,组织人员整理重要图纸、拆卸关键设备西撤入川。之后,他又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创办永利川厂于五通桥,创办久大分厂于自贡自流井,将化学工业的火种播洒在华西大地。为了尽快在华西、西南建厂生产,国外订购的设备必须通过险象环生的中缅入境。年近花甲的范旭东不顾劝阻,亲率车队从缅甸仰光公路启运几十车设备抵川,按计划安装设备试车投产。3个月的披肝沥胆,致使身体受到很大损伤,1945年不幸于62岁离世。

范旭东的离世,震动极大。在追悼会上,毛主席送了亲笔书写的“工业先导,功在中华”挽联,周总理亲赴灵堂吊唁。蒋介石也送了亲笔书写的“力行致用”挽联。永利铦厂在当时有远东第一大厂之称,自然难以避免引起日本人的觊觎。

为扩大军工生产,日本人曾企图直接利用永利铦厂硝酸设备制造火药原料。他们一开始通过伪政府和汉奸等软硬兼施多种手段逼迫范旭东和侯德榜就范。但范旭东、侯德榜毅然发出了“宁举丧,不受奠仪”的声音:头可断,血可流,想用永利铦厂为侵略

者生产军火万无可能。收买不成,日本人便展开三轮轰炸,致永利铦厂的厂房、设备遭到严重摧毁,生产被迫中断。可恶的是,1942年日本人又强行将生产硝酸的全套设备拆卸运走,安装在日本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贺工厂”,用于军工生产。

据南化陈列馆讲解人员介绍,抗战胜利后,永利铦厂立即启动了索要硝酸装置的程序。侯德榜还登报撰文:“一定要日本归还与赔偿,即使是破铜烂铁也是有价值的,这些赔偿来的东西是我们八年流血换来的结果。”为此,他还亲赴日本,与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远东经济委员会进行交涉。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艰难努力,盟军总部终于同意将现有全套硝酸设备归还原主。

永久遗产

据介绍,1948年3月27日,被拆卸的硝酸塔设备由轮船装载回国。4月11日抵达南京永利铦厂码头。这套硝酸塔从1952年恢复生产以来,一直运行到2011年。如今这座硝酸塔被南京市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永久保存,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新中国成立以后,永利铦厂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当工厂遇到资金困难时,永利铦厂2248名职工同意从1951年1月起减去四分之一工资为国分忧。减薪延续至1952年6月,总金额为120多万元。抗美援朝时,永利铦厂实现增产节约26亿元(旧币),为抗美援朝战争捐献飞机1架、大炮1门,并将捐献的飞机大炮骄傲地命名为“铦厂工人号”。1958年至1965年期间,南化公司的主要产品氮肥、磷肥、催化剂、硫酸的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30%、40%、30%、30%。可见其重要性。

如今的南化公司,当年永利铦厂的实物遗产越来越少,但其留下的工业精神遗产则越来越深入人心。

毛主席在20世纪50年代谈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时提到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范旭东为中国工业所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永利铦厂和南化公司,还留下了振兴中国工业的精神。这一精神浓缩在了范旭东积极兴办实业的信条之中:

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我们在事业上,积

极的发展实业;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我们在精神上,能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如今这一信条不仅仅存放在陈列馆里,也正式成为南化人的信条。

有意思的是,文中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位压缩机还有了新的插曲。前些年,德国厂家了解到这台80多年前出售给中国的设备仍保存完好,曾出高价想购回保存。

“南化人当然没有同意,这台设备已成为不可移动文物,出再多的钱也不卖。”南化公司职工叶迎春说,而她的话也代表了一代代南化人的心声。

千年古村里的暑期“陶艺班”

据新华社(记者程迪)拉坯课、泥条成型课、泥片成型课……暑假来了,7月13日,在江西抚州市临川区的千年古村下聂村,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加入了陶艺兴趣班。

抚州临川的白浒窑是中国六大陶瓷名窑之一,比景德镇的烧瓷历史更早。白浒窑手工陶瓷工艺已入选抚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临川白浒窑非遗传承人,今年42岁的张志刚开办了这个手工陶瓷工艺传习所,今年春节开始对外开放。

上午是一个小时的英语课,一个小时科学、历史和地理课;下午是陶艺技能练习。张志刚的学生大都是附近村里的留守儿童。在这里,孩子们无论看书还是学习烧陶技艺都是免费。

传习所里还有14位大学生志愿者和5位村民。今年51岁的村民聂津津这几天专程跑来帮忙。“我一辈子种田,懂得不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希望能让孩子在这里好好学习。”

为了办好传习所,张志刚开动脑筋,与清华美院、景德镇陶瓷学院、延安大学等院校合作成立教学基地,组织大学生兴趣支教队。传习所还聘请了临川民间老艺人以“带徒传艺”的方式教学,并设法与境内外陶瓷机构交流合作。

“我们的非遗项目不能总是在传统里转,要开阔视野,学习多种多样的知识。”张志刚说,“希望孩子们通过这一方学习天地,或许会走上烧陶的道路,既靠烧陶养家,也能让这门技艺得到传承。”



赵州桥“新貌”9月重现

7月13日,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对赵州桥博物馆馆藏的清代赵州桥龙凤栏板进行抢救性修复。

为期3年的赵州桥博物馆馆藏栏板及构件抢救性修复工程将于今年7月底竣工。这些隋、北宋、明、清等朝代的古桥栏板及构件预计将于9月份与游客见面。

赵州桥地处石家庄市赵县境内,坐落在洨河之上,始建于隋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有“天下第一桥”的美誉。

新华社 陈其保 摄

曹文轩同名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搬上戏剧舞台,作品通过讲述进城打工孩子的成长故事,让观众从这个并不熟悉的社群中看到熟悉的自己——

好的作品可以打通边界

本报记者 赵亮

“……少年明子,你正站在人生和时代的门槛前。”

这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编剧冯俐在改编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时在剧本题记中写的一句话。

7月7日~10日,国内首部“成长戏剧”——《山羊不吃天堂草》在第七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上作为开幕剧目与观众见面。在多数儿童剧趋向低龄化、娱乐化的当下,这部作品显得有些逆“潮流”而动。因为,它不仅将受众“上调”至不被市场看好的青少年群体,内容上还聚焦了一群与城市少年观众距离较远的打工孩子的成长故事。

但在冯俐看来,对于特殊成长期的青少年来说,比起“语数外”、“数字化”等学科,看似“无用之用”的文学艺术,却是改善人性、健全人格、滋润心灵的“大有用之”;而剧中所讲述的以主人公少年“明子”为代

表的进城打工孩子的成长故事,其背景和人群则是对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的见证和纪录,它所表达的生命追问和价值坚守具有永恒意义。因为,无论社会身份、年龄大小,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都站在不断选择、不断成长的门槛前。

“首次与曹文轩合作,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部作品?”

对于记者的疑问,冯俐解释道:“2016年,在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世界儿童文学最高荣誉)的第一时间,我们就向他表达了合作的意愿。因为中国儿童剧需要更有分量的作品。实际上,曹老师的长篇小说是现实题材,在阅读了其大部分的长篇小说后,我最终选定了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创作的这部具有有分量的社会背景、深刻思想性和独特寓言性的作品。当时,曹文轩老师听到我的选择,沉思了几秒钟,

对我点头说,‘很有眼光。’”

在儿童文学领域,有一种文学样式叫“成长文学”,曹文轩的作品在这方面是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这部戏之所以定义为“成长戏剧”就是由此借用

而来。在冯俐看来,所谓成长,不仅仅只属于青少年——人的一生都在经历不断成长的过程。成长,是在不断的成长中一次次完成的。每个人的每一次选择,都是艰难的,甚至是“惊心动魄”的。这部同名小说和戏剧,都以“成长”为题,通过一个孩子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家庭走向社会,从孩子走向成人的心理成长过程,在不断越过“沟沟坎坎”、在诱惑和危机的悬崖边上收手驻足,在人生苦难和生活磨砺中逐渐形成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从而长大成人的故事,让观众在这个并不熟悉的社群的人物身上,看到熟悉的东西。

但将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改变成戏剧作品却绝非易事,毕竟,小说是“叙述”的艺术,凭借的多是文字描述;而戏剧是“动作”的艺术,需要通过戏剧动作和人物台词来完成。二十万字小说的情节需要的是“化学反应”后重新选择、集合、组织。因此,好的改编作品应该是:保持小说的文学品质,创造戏剧的独特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

除了改编过程中的艺术技巧,编剧冯俐希望

这两种形式在艺术追求上能够达成一致,那就是同名戏剧也能兼备这样一种“民族性”和“世界性”。

世界安徒生奖评委之一的艾丽森女士曾对曹文轩先生的作品有一句评价:“曹文轩对人生起伏的描写非常具有中国特色,但同时又能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对人类共性话题进行具有民族个性的表达,这是曹文轩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也是他获奖的根本原因。

“我在改编时始终自觉追求着小说所具备的这种品质,希望打通这一点,就可以打通走进剧场的人们(即生活相对优越的城市人群)对剧中这些‘底层人群’的理解,就可以打通成年人与青少年成长心路的理解;就可以打通不同国家的人对中国故事的理解。好的作品,最显著的标志在于它们可以不受限,打通一切边界。通过一个少年的成长,可以折射出时代的成长、国家的成长。明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放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来看这部剧,相信会有更多的感悟。”冯俐对记者说。